

想像龍宮：

澎湖海洋意向的轉型與建構(清代—日治)

蔡承豪

一、前言

文化地景(cultural landscape)是近年甚受重視的文化資產項目，也是一地區展現文化特色的重要標誌。文化地景的定義，可歸納包括：1、人為刻意創造的地景。2、有機演變的地景：由社會、經濟、行政或宗教因素，與自然環境互動所形成者。3、關連性地景：與宗教、藝術或文化有重要關連的自然元素。綜觀而言，是一由神話、傳說、事蹟、歷史事件、社群生活或儀式行為，與所定著之空間及相關連之環境，隨著不同的時代與人群，產生的揉合與流變。

澎湖群島常被譽為散落於海峽中的珍珠，或女媧補天後所遺留的采石。而縣花天人菊在島上綻放的美姿與其韌性，讓澎湖有「天人菊故鄉」及「菊島」之名。而澎湖縣政府的縣徽之設計，係彰顯澎湖由六大島嶼構結成湖，湖內水平如鏡，湖外波濤澎湃，縣內有當年遠東第一之跨海大橋及五座燈塔，形似中流砥柱，則是官方的剛性表述論述。但前述之意向，並非貫穿時間脈絡的固定形象，如回溯過往，因遠離大陸，澎湖自古亦被賦予眾多想像，如「茫茫元氣虛空鼓，長波汗漫蛟鼉舞。忽然蓬萊失左股，幻結澎湖擁仙府」，¹便蒙上了一層傳說的色彩。對於澎湖的文化地景論述，實因人、因時而流變。

日治時期，澎湖被納入日本版圖，這遙遠的異域就殖民母國而言充滿了異質性，可謂是內部的他者(the others within)。²筆者在閱讀此一時期

* 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助理研究員。

¹ 胡建偉，《澎湖紀略》(臺文叢 109 種，1961；1771 原刊)頁 266。

² 李嘉瑜，〈旅行、獵奇與懷古—久保天隨漢詩中的澎湖書寫〉，《成大中文學報》(2007 年 10 月，18) 頁 131。

相關文本時，便窺覺在日本眾人耳熟能詳的「浦島太郎」的龍宮傳說漸次登場。兩個原先無涉的地理空間與外來文化形象，操作者如何連結其脈絡、對於澎湖的舊有文化地景意向，又如何進行刮除與再建構，且遺留下有何種影響等議題，實值得深入分析。故本文嘗試利用日治時期的報刊雜誌、旅遊案內、官方文書、文人創作、時人遊記，重建龍宮想像的論述建構的歷程，並分析其背後所代表的意涵，及此種文化地景的操作對於澎湖意向的影響。

二、龍宮傳說與澎湖

1925年，執掌澎湖行政的杉山靖憲(1877-?)郡守，出版了《澎湖を古今に涉りて》(澎湖古今事)一書。杉山靖憲於1910年來臺從公，後歷經多項職務。期間除以文筆優美著稱，編纂多本官方出版品外，公餘並以「天雞」為名號創作俳句。³其以郡守身份撰寫出版此書，內容自一定程度代表由官方之眼觀看所得及所欲的澎湖意向。

在該書開頭的第一章〈往昔之故事〉中，杉山靖憲以「龍宮之傳說與澎湖」為題，說了一段故事：

從前有一位名叫浦島太郎的年輕人，騎在大龜背上，被馱抵龍宮，受到該龍宮女王之寵幸，過著恩愛快樂的日子。但因難耐思鄉之情，而重返故里，一看方知在不知不覺中，竟已經過了七千年之歲月。並在一打開那令人悔恨的寶盒後，霎時就衰老了。(杉山靖憲1926: 85)

這是一般日本民間甚為流傳的「浦島太郎」。但這樣的傳說，與澎湖有何關連？杉山郡守接著進行以下的論述：

以上之傳說，對於年幼之孩童，鼓舞其於未來開疆拓土之進取心，是非常恰當的「御伽草子」(短篇故事).....我們可以將龜背解讀成如其一般大之小船，而將龍宮解讀成遙遠大海中的都市，即海洋中別有洞

天。又可將龍宮女王解讀成掌管海產之女神，並將其恩寵解讀成海產物的豐收。將七千歲之年齡解讀成長壽者眾之健康地，而寶盒之事及回到故鄉打開來看等情節.....若視為諷刺浦島太郎安土重遷保守心態之意義上來看的話，則未必皆屬無稽之談。特別是此一傳說在民間，相當地被神秘化，而與其說因其被童話故事化會減損作為史實之價值，倒不如說這些故事是在《日本書紀》中，也有被明文記載之史實。而該書乃為於距今一千二百年前元正年間，恭奉 舍人親王等人聖命，所纂述而成，故理應是在諸上古史籍中之最能憑信者。(杉山靖憲1926: 85)

所謂的「御伽草子」，是泛指室町時代(1392-1573)至江戶時代(1603-1867)前期的短篇小說，而浦島太郎便是其中的代表作品。後隨著日本明治維新後國民教育的普及，並被改寫為音樂歌詞，編為國民小學教材，在日治時期的臺灣同為教材課文。而杉山靖憲認為，該故事實有其合理的一面，更況且在日本最古老的歷史記載—《日本書紀》中便已提及，故「未必皆屬無稽之談」。

接著，杉山郡守繼續提到：

傳說於大泊瀨幼武天皇二十二年，亦有如下之條文記載：「丹波國餘社郡管川人，水江之浦島一年輕人，乘船釣魚，終得大龜，該龜隨即變成一美少女，年輕人受她吸引，結為夫婦，相隨出海，抵蓬萊仙山，歷觀眾仙。」.....浦島太郎並非虛構之人物，這點是可以確定的，而以「訓讀」讀出來即為「トコヨノクニ」(常世之國，長生不老之國度)的蓬萊山，即所謂之龍宮。而常世之國、蓬萊山或龍宮.....大體上皆為指仙境或另一完全不同之世界，那樣的理想樂土。所以把浦島太郎去過的蓬萊山，即常世之國，傳為去過龍宮之說法，亦不算是有意義。.....而關於「常世之國」究竟在何處，則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筆者亦大略地研究過.....使那位參議輩聯想到「自和田之原的八十島中，划釣船出來的漁夫，爭相走告所見之事」之古歌詞、六十四大小島嶼在海面上星羅棋佈的澎湖光景，正呈現了海市蜃樓之奇觀，且擁

³ 大園市藏，《科學と人物》(臺北：日本殖民地批判社，1930)頁109。

有被稱為龍宮女王使者的鯛、鮪等300種魚類棲息之多島海域。而即使無法真正長生不老，但至少亦為長壽者眾多的健康地。又由迂迴曲折的馬公海灣上，眺望面臨著海岸馬公街道的話，簡直就和以前傳入我國(日本)的龍宮畫卷一模一樣。綜合以上各種說詞可知，蓬萊亦非他處……澎湖才是被公認之龍宮所在，不作他想！(杉山靖憲 1926: 85-86)

就他的推斷，浦島太郎真有其人，而「常世之國」，即長生不老之國度，便是龍宮。澎湖島民多為長壽，海中又有眾多魚類，馬公城自海上而觀，則宛如日本的龍宮畫卷上所描繪的景象，故對杉山靖憲而言，澎湖「才是被公認之龍宮所在，不作他想」。為何杉山靖憲會如此堅持自古便非日本領土的澎湖就是龍宮呢？

三、日治前的澎湖意向

在距今約五千年前，澎湖群島便有史前人類活動，至南宋時期，中國官方正式派兵駐守澎湖。至十六世紀後，西洋商人大舉東來，澎湖群島因控有航道樞紐而備受關注，中國、日本的漁民、海商、海盜亦以之為基地，中國政府亦定期派兵前來澎湖巡視，重要性日增。⁴ 澎湖附近海域也漸成「商漁舢舨，日往來以千數」(南居益 31)之景，並較頻繁為各國人士所記載。

(一)地景書寫

西洋人稱呼澎湖多以漁翁島(Pescadores)稱之，另以Table Island稱呼虎井嶼。中國方面則多半以澎湖、彭湖、平湖等同音異字來概稱澎湖群島或馬公本島。

十七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紀錄中，側重描述澎湖的轉運貿易商況及港口功能，對於島上的地景，則多強調該地不適農作，景色荒涼。進入清代，紀錄同多強調澎湖自然條件不佳，以致景致荒蕪，產業活動及

人民生活大受限制，即所謂「孤島遙懸」。故乾隆皇帝亦以「朕查閩省澎湖，地係海中孤島，並無田地可耕」等語，來形容澎湖樣貌。(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 172)。而論及形勢者，初多以其海上舟島樣貌，或其軍事地位來描述。作為臺灣海峽中的島嶼，澎湖意向自常與海洋連結。如康熙年間高拱乾在《臺灣府志》便形容「澎湖一島，山嶼錯出，泛泛若水中之覺」(高拱乾 10)覺。又被稱為野鴨，各島散落海中，便宛如覺浮於水上之景。乾隆年間的巡臺御史錢琦並以「六六沙灣小似舟，須彌大界一萍浮」，來形容澎湖三十六島如同小舟般漂浮在大洋上(余文儀 951)。

而就地理位置論者，有如乾隆三十四(1769)年〈文石書院碑記〉所稱「澎湖島連三十六……是巨浸中之砥柱，為全閩之樞紐」(蔣鏞 442)。強調澎湖其位置實為全閩樞紐。另如乾隆四十四(1779)年的〈新建西嶼浮圖記〉亦稱「臺灣補東南之缺，而澎湖為之樞」(何培夫 186-187)。或有謂者稱：「雖海外微區，實東寧要地也」(周于仁、胡格 28)。就群島局勢而言，馬公島最大且位居諸島中心，各小島分拱其外，因而有文人以風水當中的「蓮花穴」作為比喻，如乾隆三十(1765)年任澎湖通判的胡建偉，在《澎湖紀略》便提到：

澎之諸嶼錯落於巨浸之間，若鷗鳧泛泛，似無主從、盤結之形矣。不知以大山嶼居中為主，南有八罩，北有吉貝，東有陰、陽諸嶼，西則西嶼環抱；兼之四隅星布，疏密相間、大小相維，層層從衛，以至於水口、沙線左縈右拂，又為諸島之錯節盤根……五十五嶼，有主、有從、有朝、有對，如排衙，如執戟，如落雁群，如布基局……又形家云：大山嶼形如蓮花，其餘四面八方諸嶼則荷葉田田者是也。以形象觀之，說亦近似有理焉。(胡建偉 26、29)

嘉慶十七(1812)年的澎湖通判吳性誠亦註稱：「志謂：澎湖地形如蓮花，三十六島則花葉田田者；又云狀如排衙」(胡建偉 108)。澎湖東衛社文人劉伯琛的〈渡海歌〉(胡建偉 118-119)。福建金門舉人林豪所撰的《澎湖

⁴ 曹永和，《早期臺灣歷史研究》(臺北：聯經，1979) 頁 123-153。

廳志》⁵等，亦以蓮花形容澎湖形勢。但這種風水觀多僅流傳於文人官員或風水師等特定族群間，一般民眾較少得知。⁶

海洋對澎湖影響甚巨，故海中的各種景致，便幻化出各種聯想而為人書寫。如包括了龍門鼓浪、虎井澄淵、香爐起霧、奎壁聯輝、案山漁火、太武樵歌、西嶼落霞、南天夕照的「澎湖八景」中，⁷前五項便與海上景致或與海洋活動有關。澎湖東衛社文人呂成家所做的澎湖八景詩便稱：

天台勝景足凝眸，奎壁聯輝接斗牛。霧起香爐迷古渡，霞飛西嶼燦芳洲。

龍門浪湧蛟宮幻，虎井淵澄蜃室浮。夜靜案山漁火近，更聞太武白雲謳。（蔣鏞112）

而既與海有關，官員文士不禁會與海中蛟龍聯想。其中「龍門鼓浪」，指的是今湖西鄉龍門村外海，因在東北季風的吹拂下，浪花撞擊礁石飛濺，捲起層層白色浪花的特殊奇景，呂成家便以「龍門浪湧蛟宮幻」來揣測其下或有龍宮的存在。此外，道光九(1829)年渡澎的劉伯琛，以「潛鱗歲歲乘時化，祇待春雷啟蟄聲」（蔣鏞120）來描述，亦是類似的文思。

此外，「虎井澄淵」則最具有神秘色彩，並被揣想與海中龍宮亦有關連。虎井澄淵指的是虎井嶼(今馬公市虎井里)東山外海處疑似城牆的地景，一般又稱為「虎井沈城」。由於據曾觀者言之鑿鑿為海下宮城，「周圍可數十丈，磚石紅色。每當秋水澄鮮，漁人俯視波底，堅垣壁立，雉堞隱隱可數」（林豪55）此城來源說法包括隋代所建、或為十七世紀荷蘭人所遺留等，⁸「不可考矣！」（林豪55）眾說紛紜之下，因而蒙上一層奇幻

⁵ 林豪，《澎湖廳志》（臺文叢 164 種，1963；1894 原刊）頁 17。

⁶ 另亦有所謂的「瓜藤說」，但更少為人知。詳見劉敏耀，《澎湖的風水》（馬公：澎湖縣立文化中心，1998）頁 24-26。

⁷ 蔣鏞，《澎湖續編》，頁 76-77。

⁸ 林豪，《澎湖廳志》，頁 55。連橫，《臺灣通史》（臺文叢 128 種，1962；1920 原刊）頁 461。

色彩，並是文士官員常以作詩為文的對象。如呂成家所做之「虎井嶼觀海中沈城」便述：

如何淵底立堅城，可是滄桑幾變更？

寂寞山河沈舊恨，屏藩海國值時清。

難尋危堞千層砌，猶見頽垣一片傾。

我欲燃犀來照取，驪龍領下探晶瑩。（蔣鏞114）

道光年間任分巡臺灣兵備道的周凱亦作「虎井沈城」詩云：

泗州沒微桑，鄂州沒洞庭；滄桑幾變易，何況東海溟。虎井嶼前有沉城，風狂浪湧無影形。秋水澄澈波淵淨，漁人下視見星星，女牆雉堞高伶俜；約略紅木城大小，殷紅磚石苔蘚青。不知何年落海底，中有敗壁橫窗櫺。蔡生述之我則聽，不敢乘舟窺視恐驚蛟龍醒，作歌聊向虎山銘。（蔣鏞138）

兩者皆將海裡蛟龍與沈城連結。中國自古便有所謂海底龍宮、東海龍宮等說，認為乃係龍王居住之所。既然虎井嶼旁便有如此神秘沈城，其為龍王之居所自為文士所想像，信者更謂「不敢乘舟窺視恐驚蛟龍醒」。

而海上氣象變化無窮，風暴一來，便可能葬身龍宮。故渡往臺澎等地，必須熟知天象，以做因應。航海者根據經驗累積，將各風暴予以命名分類，方便記誦，如《澎湖紀略·天文紀》便稱：

（五月）二十一日龍母暴、二十九日威顯暴。凡五月初五日、十一日、二十九日，皆天帝龍王朝玉帝之日。……凡六月初九日、二十九日皆地神龍王朝玉帝之日。……（八月）二十一日龍神大會暴。凡八月初三日、初八日、二十七日，皆龍王大會之日。（胡建偉8）

部分風暴較盛的日子，航海者以為係龍王(神)所致。故為祈航海平安，澎湖通判胡格原於乾隆四(1739)年建嘉蔭亭，內祀有龍王神，後乾隆二十九(1764)年重修，⁹道光六(1826)年通判蔣鏞等人並興建專祀之龍神廟。相較

⁹ 胡建偉，《澎湖紀略》，頁 41。

於臺灣興建龍王廟係以其主司雲雨而祈風調雨順，¹⁰澎湖龍神廟除亦有此項功能外，尚有「宦途客艘及本地土農工賈往來海上，穩渡安瀾，悉賴龍神默佑」之因，較為特別。¹¹ 而因龍神廟便在觀音亭旁，金門文士林樹梅(1801-1851)曾隨其父林廷福官澎湖水師游擊時來澎，後做「澎湖留別」詩，詩文云：「澎山三十六，居處半漁寮。虎井風煙壯，龍宮暑氣消」(蔣鏞157)。其與虎井相提並論，雖不脫龍虎對仗之需，亦或有將虎井沈城與龍宮相提並論之意味。

澎湖的代表意向，最重要者即為與海洋相關的連結，而海洋的驚濤與虎井的沈城，更讓人聯想到海底蛟龍與深海龍宮，成為一特殊的地方創造論述。

(二)歷史連結

1683年起，大清政府正式領有澎湖，對於這個新附領土，官員文士勢必須為其與中國的關連進行鋪陳，以述說澎湖進入王化統治下的脈絡。

在清代建構溯源澎湖的歷史時，多自隋代而起，後下接唐宋元明。如康熙年間巡視所著的《澎湖臺灣紀略》，當時對於方納入大清版圖的澎湖之沿革，稱：

前代事不可考。隋開皇中，遣虎賁郎將陳稜帥師至其地，虜男女數百人而還。唐施肩吾有澎湖詩：腥臊海邊多鬼市，島夷居處無鄉里；黑皮年少學採珠，手把生犀照鹹水。蓋亦嘗有至焉者。(杜臻1113)

另述「元島夷志云：自泉州順風二晝夜可至，有七澳」(杜臻1113)等，以圖將澎湖與中國間的歷史連結向上推衍。明代以降澎湖記載漸豐，期間鄭芝龍、鄭成功家族並曾控有澎湖，康熙二十二(1683)年澎湖海戰清軍打

敗鄭氏軍隊，進而迫其投降，所謂「一戰而澎湖耆定。克塽識天命有歸，遂籍府庫納地輸誠」，澎湖的歷史因而直可與大政權的統治一脈相承。¹²

但澎湖位居海外，對於大陸型的政權而言，往往將其視為盜賊聚集之地。十六世紀的倭寇，對於中國東南沿海造成甚大的經濟破壞，而澎湖也被視為「倭奴往來停泊取水亦必經此」之地(黃叔瓚24)。加以豐臣秀吉在1590年代發兵朝鮮，明朝憂其南侵，故明代派駐官兵於澎湖，以防日本海盜及軍隊。¹³ 在1895年以前的澎湖歷史敘述中，日人的角色在中國文人官員的筆下並非是個良善民族，且是秩序的破壞者與危害者。

四、「龍宮」意向的連結

1895年前的日本治權並不包含澎湖與臺灣，故如何將臺澎的過往與日本歷史連結，成為日治時期官員與學者積極思考的項目之一。如同前述，在十六世紀時澎湖已成為日本海盜落腳的傳聞地之一，但澎湖既在大洋之中，若從日本舊有的海洋傳說中尋找，可將澎湖與日本間的關連向前推溯，亦屬合理。

(一)異地的「龍宮」

澎湖是日軍統領臺澎時首佔的地區，後馬公港被規劃為海軍基地，長時期是日本帝國海軍最南的基地。而為因應海峽間的走私、海盜，船難等問題，另設有水上警察。對於殖民政府而言，其軍事性質高於其經營貢獻。1920年五月曾親蒞澎湖島的臺灣總督田健治郎，在日記中便如此描述：

澎湖島，在臺灣海峽中心，兵要上極屬樞要之地，抗之可以制海峽之

¹⁰ 陳文達著，王禮修，《臺灣縣志》(臺文叢 103 種，1961；1720 原刊)頁 208、256。

¹¹ 蔣鏞，《澎湖續編》，頁 7、86-87。但龍神廟的祭祀似乎並不興盛，至日治時期後僅奉祀於觀音亭側室。參見余光弘，《媽宮的寺廟：馬公市鎮發展與民間宗教變遷之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88)頁 50。

¹² 高拱乾，《臺灣府志》，頁 4。

¹³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遼寧省檔案館編，《中國明朝檔案總匯》第三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頁 39-46。臺銀編，《明經世文編選錄》(臺文叢 289 種，1971)頁 178。

海權也。其港灣多歧曲折，大小數所之曲灣，可能包容大艦隊……然全島平低，無山無川，又無樹木，故五萬餘之土民，住石室，從事畑作與漁業之外無他產業，比諸臺灣本島民概多貧者。(吳文星等311)

而這位臺灣最高行政長官的最後總評便是：「該島之價值可謂一屬國防用兵上也」(吳文星等311)。

雖澎湖的軍事地位重要，但這樣剛性意向不利塑造親切感以讓外界瞭解日人治理下的進步變貌，更無法讓這個新附的「內部他者」與日本歷史進行連結。營造一個與傳說串接的平台，作為生活日常間的話題，甚至轉換澎湖意向，顯更有實用性。在日人所撰寫的臺灣相關的歷史書籍中，如代表性的《臺灣文化志》內，自不免提及十六、十七世紀日人在澎湖活動的情況，但並未將臺澎的歷史與日本的古代紀事進行連結。¹⁴且生硬學術的歷史，與一般民眾仍尚有隔閡，也難覓史跡配合。馬公市街旁即有馬公城，既與城池有關，與開花爺爺(花咲か爺)、桃太郎並列為日本三大傳說的浦島太郎龍宮傳說，便有了運作的空間。

浦島太郎故事出自於《丹後國風土記》，意即該人的出身有著明確的地點，但所去的龍宮便無確切記載，因而在日本國內，便有多處宣稱其與該故事有關。遠離陸地、位於大海中央且面貌陌生的澎湖島，連結與海洋相關的傳說自是最為通順，自有著可運作的空間。

在日治初期，將浦島太郎與澎湖產生關連者，或非刻意的運作。如1898年十一月三日澎湖當地舉辦的「天長節」(天皇的生日)慶典中，駐守澎湖的海軍在兵舍內裝置各種擺飾，其中一個便是浦島太郎人偶。¹⁵這樣的點綴可能是海軍中的一種玩笑，也可能是為了配合澎湖的龍宮意向。將澎湖視為龍宮者並非僅有海軍，在1900年十一月，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的語學部三年級及師範部二年級的師生進行環島校外教學，這一趟修業旅行，除赴臺灣西部各大城鎮外，並先跨海前往澎湖。一行人於十一月四日從基隆出發，破浪航行後，於五日十點半在馬公港內投錨登岸。初見澎湖，他們發現島上沒有山丘，且全無樹。而緊接著就目睹海岸邊

¹⁴ 伊能嘉矩，《臺灣文化志》(東京：刀江書院，1928)頁40-51。

¹⁵ 〈澎湖通信 同隊の作り物〉，《臺灣日日新報》，1898年11月20日，4版。

所築成的馬公城，對他們而言，馬公城就宛如繪畫中的龍宮城出現在面前，可謂驚奇。¹⁶

另如1905年一則名為「澎湖島近信」的報導，則提到：「澎湖瑪公城，古稱龍宮，雖至今日，尚多屬秘密也。況日俄開戰而後，更深鎖其秘鑰，苟有發之者，則忽觸海神之怒，故不能詳述狀況。」¹⁷澎湖之所以維持神秘，多少與軍事要地有關，而搭配上龍宮，則更添一層朦朧樣貌。

臨靠海岸的中國式城牆與城樓，搭配上漁火點點，澎湖的龍宮形象仍不斷的被報導。¹⁸明治四十三(1910)年，時任澎湖島要塞司令部部員的井田麟鹿，鑑於澎湖戰略地位，並為引發日人對澎湖之重視，故參考文獻及親身見聞所得，編著了《澎湖風土記》一書。在他眼中的媽宮城，是這般的描述：

從外海遠眺，則宛如海市蜃樓般之一大美景。於歸化我帝國領土之後，愈加和平、安寧，百業漸興，街道更見繁榮、整潔，故得「龍宮城」之美稱。而諸如要塞司令部、重砲兵營、澎湖廳、稅關、郵局、憲兵分隊、醫院及軍醫院等，亦在此一一地完善配置。且於僅一水之隔之對面測天島，亦開始建設成帝國海軍之要港之一……是以稱之為日本帝國南門之「鎖鑰」，確是實至名歸，可當之無愧矣！(井田麟鹿10-11)

對於井田麟鹿而言，馬公之所以為龍宮城，除了城池的造型外，更因在日本的統治下，澎湖更加繁榮，且建設有各式機關，並為帝國南方鎖鑰，方值得稱為龍宮盛境。

除馬公城，神秘的虎井沈城進入二十世紀，亦有報導指出有人曾進入沈城內親觀其真面目，謂係真正的人造城池。¹⁹有論者並想像過往日

¹⁶ 片岡欽次，〈旅行日記〉，《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校友會雜誌》(1901, 7)頁25。

¹⁷ 〈澎湖島近信〉，《臺灣日日新報》，1905年2月9日，2版。

¹⁸ 〈澎湖見物(一) 龍宮〉，《臺灣日日新報》，1907年1月1日，35版。

¹⁹ 〈澎湖鯉信／虎井沈城〉，《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5年9月5日，4版。連橫，《臺灣通史》，頁461。〈龍宮〉，《臺灣日日新報》，1914年5月14日，54版。

本漁民因冬季東北季風吹拂，而往南漂到虎井島，故龍宮說不定即是該地。²⁰而連從澎湖附近沈船所撈起的古窯，都被稱為「乙姬窯」(公主窯)。²¹而因為季風吹拂，澎湖夏季時較臺灣涼爽，也使人稱其為「龍宮般的避暑地」。²²

相對之下，有說法因自然條件不佳，而以桃太郎所遠征的鬼島來稱呼澎湖。²³但鬼島之稱顯然負面，故雖有此說，卻未如龍宮說之普及，足見龍宮說的強勢單一性。

(二)歷史連結的操作

隨報導日多，澎湖與日本原有的龍宮傳說，藉由海洋、島嶼、異地等形象，漸在官方或是官員的出版品與澎湖進行聯繫，杉山靖憲是一值得注意的推手。曾任新聞記者的他，於明治四十四(1911)年來臺任職，當大正五(1916)年總督府為慶祝始政二十週年，舉辦「臺灣勸業共進會」之際，他受命編輯《臺灣名勝舊蹟誌》一書，提供相關名勝古蹟資訊。

這樣的大型活動會邀請日本本國都縣及企業參與，國民也會趁此來臺遊歷，故官方宣傳品的內容，主要以日文為主，提供本國官民遊歷時瞭解臺灣的人文風土及總督府的治績，在宣示意味上有一定的代表性。而書籍內容以行政區區分，分別介紹各廳代表性名勝古蹟。澎湖廳第一個介紹的名勝即為「媽宮城龍宮城・馬公港」，並指出「媽宮城位在澎湖廳媽宮港的北邊，其城牆圍繞著澎湖行政中心的媽宮街，城壁上高聳的諸城樓，遠望恰如海上的海市蜃樓，故又稱為龍宮城。」²⁴這種論說大體也不離開前人的說法。

²⁰ 〈今浦島を待つ 高雄近海の漁業 近況を内地漁業家へ〉，《臺灣日日新報》，1924年6月22日，5版。

²¹ 〈玩古會例會〉，《臺灣日日新報》，1913年4月21日，2版。

²² 〈夏の媽宮 龍宮の様な避暑地〉，《臺灣日日新報》，1919年7月25日，7版
〈浦島太郎そ乙姫との愛の巢 龍宮は澎湖です 夏は涼風絶えず絶好の避暑地で 秋は觀月の地として著〉，《臺灣日日新報》，1927年4月5日，4版。

²³ 〈南臺灣一瞥(十八) その十五、龍宮然たる媽宮港〉，《臺灣日日新報》，1911年3月29日，6版。宮地硬介，《臺灣吾見たり》(臺北：新高堂，1931)頁11。

²⁴ 杉山靖憲編著，《臺灣名勝舊蹟誌》(臺北：臺灣總督府，1916)頁605。

後杉山靖憲於1925年一月至1926年七月期間擔任澎湖郡守，任內積極推動觀光。²⁵在1925年，他出版了《澎湖を古今に涉りて》，書中自陳因業餘之興趣，一面作相關研究探討，也不揣淺漏提筆記述澎湖古今之事。²⁶而該書在第一段談及澎湖的歷史內，並完整地串連起浦島太郎的龍宮傳說與澎湖間的關連。此時距日本領澎已有三十年，龍宮說已非新說，但杉山郡守卻是首位對此進行完整論述者。

由於說法完整，且甚富劇情性，加以1920年代起，島內旅遊(包含澎湖)及日人來臺觀光參訪的人數大增，旅遊指南隨之興盛，故即有眾多書籍或報導跟進引用。²⁷如1929年一篇名為〈浦島と乙姫の愛の殿堂龍宮は何處?〉的文章中，便摘要引用杉山靖憲的說法。²⁸另如《カメラから見た臺灣》、²⁹《澎湖島大觀》，³⁰甚至澎湖官方出版的《澎湖事情》³¹等書籍，皆幾原封不動襲用。由南瀛新報澎湖支局長井原伊三太郎所著的《澎湖島大觀》，可謂是日治時期介紹澎湖自然地理、人文建置、古蹟風景等最詳盡的一本寫真書，書前並由澎湖廳長本間善庫，及馬公街長三浦光次題字。《澎湖事情》則是澎湖廳自昭和四(1929)年起出版，每三年一期介紹澎湖地方政治、社經、名勝古蹟等的綜合性書籍，尺寸小，閱讀與攜帶皆方便。

在一些旅遊書或介紹臺灣風俗歷史的書籍中，如《常夏之臺灣》、³²

²⁵ 〈舊砲臺高臺から 澎湖列島の風光 を御嘆賞あそばさる 島民の熱烈な御奉迎ぶり〉，《臺灣日日新報》。1926年4月7日，5版。
〈馬公官民 艦隊幹部歡迎會 岡田司令長官 激勵の挨拶〉，《臺灣日日新報》。1926年4月9日，2版，夕刊。

²⁶ 杉山靖憲，《澎湖を古今に涉りて》，頁152。

²⁷ 呂紹理，《展示臺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臺北：麥田，2011，二版)頁356-371。

²⁸ 〈浦島と乙姫の愛の殿堂龍宮は何處?〉，《臺灣藥學會誌》(1929年1月，38)頁78-79。

²⁹ 幸田春義、大曾根順一編輯，《カメラから見た臺灣》(臺北：南國圖書書刊行會，1929)頁43。

³⁰ 井原伊三太郎，《澎湖島大觀》(馬公：同著者，1932)頁17。

³¹ 澎湖廳，《澎湖事情(昭和四年)》(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29)頁102-104。

³² 加藤駿，《常夏之臺灣》(臺北：常夏之臺灣社，1928)頁183。

《躍進臺灣の現勢》，³³武田貞義的《臺灣(改訂版)》、³⁴《觀光の臺灣》，³⁵以及旅遊指南如《臺灣視察手引》、³⁶《臺灣旅行案内》、³⁷大阪商船株式會社所編的《澎湖の旅》，甚至由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鐵道部所出版的《臺灣觀光の栞》³⁸等，皆提及「媽宮城其城牆與突出的城樓，宛如海市蜃樓，故又稱為龍宮城」、「澎湖廳所在的馬公街，傳說即是浦島太郎的龍宮城」等說法。新聞報導在提及澎湖時，也常穿插浦島太郎、龍宮、乙姬等字眼，如當1930年代澎湖附近海底發現珊瑚時，有報導便直接以龍宮海底發現燦爛珊瑚來形容。³⁹而由官方所出版、調性較軟的旅遊指南同引進此說，在公學校的國語讀本，更已收錄浦島太郎的課文。

除文字印刷品之介紹，官方並製作澎湖的宣傳歌曲，以傳遞宣揚澎湖特色的企圖。如杉山靖憲以其筆名「天雞」所作的〈馬公情歌〉，其前兩段的歌詞便唱誦：

浦島往昔的龍宮現在是澎湖廳陸上有要塞海中有軍港遠離紅塵吻是
樂園海裏頭又有取之不盡的寶藏
高砂四海的波濤平穩兩情相許吻那龍宮的我是公主呀跟情郎兩人又有
秘密的玉手盒(澎湖廳1932:無頁碼)

本間善庫也作有〈澎湖島の歌〉，其歌詞提到：「南十字星北斗星以前稱作龍宮現在是澎湖廳治理之地」(澎湖廳1932:無頁碼)。另一首屬名由皆の守所做的〈澎湖小唄〉，除了以「夢幻之島」來強調澎湖美景，及

³³ 山本昌彦，《躍進臺灣の現勢》(東京：改造日本社，1935)頁323。

³⁴ 武田貞義，《臺灣(改訂版)》(臺北：新高堂，1928)頁619。

³⁵ 金高佐平，《觀光の臺灣》(臺北：合資會社臺北活版社，1937)頁113-114。

³⁶ 杉浦和作，《臺灣視察手引》(臺北：杉浦和作，1916)頁50。

³⁷ 武澤實太郎，《臺灣旅行案内》(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38)頁113-114。

³⁸ 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鐵道部，《臺灣觀光の栞》(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39)頁38。

³⁹ 〈燦！光明の珊瑚 龍宮の海底に發見以來 全廳民の期待は大〉，《臺灣日日新報》。1937年1月1日，21版。

訴說軍事要塞的地位外，浦島太郎與公主的故事也成為詞中的一景，其唱到「是漁夫還是情郎難分難捨心中深處那是龍宮公主真的喂那是愛情島」，把浪漫氛圍注入澎湖意向中。

(三)圖影具像

除了文字描述，在臺灣勸業共進會上，澎湖廳展室的入口搭建了龍宮城門。⁴⁰會場內並有通信局製作的澎湖島模型，以供參觀者瞭解群島分佈。⁴¹透過這場超過八十萬人次的盛大活動，⁴²澎湖的龍宮印象當更讓人印象深刻。後在始政四十年紀念臺灣博覽會中，兒童區亦是以龍宮城門作為號召。

而相關的書籍或導覽手冊，如《澎湖事情》、《澎湖島案内》等刊物，其封面即以馬公城為代表。在一些觀光明信片中，亦以龍宮澎湖為號召。如由馬公街大久保百貨商店所發行的「最新版澎湖島繪葉書」，其明信片封套圖案之中央，便以馬公城搭配龍宮澎湖四字作為號召，周邊則搭配海下魚兒漫游之景，徹底呈顯澎湖的海洋與龍宮意境。

在1935年，由新聞界人士宮地硬介所發行的《臺灣名所案内》一書中，選出了三十一個臺灣「名所」，每個風景點除搭配簡介文字以述說作者對於該地的印象，尚附上形象風景郵戳。在日治時期，眾多的風景戳印與美術畫的出現，反映了重新詮釋地景，並將之符號化與地標化的企圖。⁴³在澎湖，龍宮自然成為代表性的符碼，然《臺灣名所案内》書內澎湖的戳印內所指的龍宮卻是文石書院。創建於乾隆三十一(1766)年，歷經多次改建後，書院內的魁星樓仍是高聳的地標，因而宮地硬介將文石書院比附為龍宮，在簡介中並附庸風雅的以龍宮作為介紹澎湖的段子之

⁴⁰ 〈臺灣勸業共進會 開館當日の盛觀 豫想以上の大成功第一會場 龍宮城門〉，《臺灣日日新報》。1916年4月11日，7版。夢作，〈共進會見物〉，《臺灣日日新報》。1916年4月17日，7版。

⁴¹ 〈臺灣勸業共進會 異彩を放てる通信局の出品 澎湖島模型〉，《臺灣日日新報》。1916年3月21日，7版。

⁴² 〈觀覽者八十萬 豫想以上の大成功〉，《臺灣日日新報》。1916年5月17日，7版。

⁴³ 呂紹理，《展示臺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頁381。

一，稱即便澎湖現在已經沒有乙姬(卻有乙姬樓)，該地仍有懷舊的氣氛。⁴⁴ 宮地硬介其實知悉磚紅色的馬公城與龍宮傳說間的關連，⁴⁵其以文石書院作為龍宮，箇中滋味實值得玩味，但仍不脫與龍宮的連結手法。

這些設計師或藝術家，從地景中擷取了某些元素與特質加以符號化，約成為簡單而可辨識的符號，並再透過展示活動與印刷品以成為人們認知地景的固定形象。⁴⁶ 能親身前赴澎湖者終究有限，但這些以日文為主的宣傳標的及書冊，卻可快速地提供異鄉客殖民政府或觀光業者所欲傳達的澎湖形象。



圖一 「始政四十年紀念臺灣博覽會」明信片

⁴⁴ 宮地硬介，《臺灣名所案内(郵便名勝スタンプ付)》(臺北：宮地硬介，1935)頁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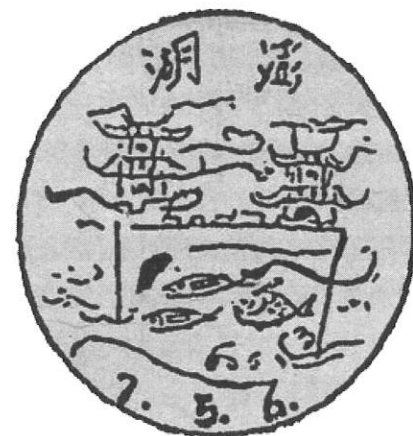
⁴⁵ 宮地硬介，《臺灣吾見たり》，頁11-12。

⁴⁶ 呂紹理，《展示臺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頁381。



圖二 「最新版澎湖島繪葉書」封面

圖片來源：一落二擲頭提供，網址：<http://tw.myblog.yahoo.com/9478-9478/>



圖三 澎湖旅遊戳章

圖片來源：宮地硬介，《臺灣名所案内(郵便名勝スタンプ付)》(臺北：宮地硬介，1935)頁57。

五、感受、書寫與運用

在大力營造龍宮意向之後，其實際產生的影響為何，受此號召而往澎湖一窺究竟的人們其留下何種印象，這樣的想像傳說又能流傳多久，是另一值得深究的問題。

（一）漢詩文人：久保天隨

久保得二(1875-1934)，號天隨，是日本近代詩壇具指標意義的漢詩文人。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的他，迄大正時期已以「漢詩作家」身份活躍於文壇。1927(昭和二)年獲文學博士學位後，於1929年出任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東洋文學講座教授。其著作種類豐富而繁多，久保天隨又是喜好遊歷各地的學者，撰有眾多描寫當地風景人文的詩集，如《秋碧吟廬詩抄》、《關西遊草》、《閩中遊草》、《琉球遊草》，以及與澎湖相關的《澎湖遊草》等。

1929年他加入「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會」編纂委員的陣容，1930年他並創設「南雅詩社」，常與北臺官紳唱和；在當時的報章雜誌上，亦時可見其詩文、書畫，及與文壇往來的訊息。⁴⁷ 1932年三月三日，久保天隨同尾崎秀真、谷河梅人等史蹟名勝天然紀念物調查會委員自淡水搭乘開城丸輪船出發，四日抵達澎湖，九日搭船離去，主要進行史蹟考察。⁴⁸期間久保天隨等人除接受馬公官紳於料亭乙姬的款待宴外，⁴⁹喜愛創作的他亦維持一貫以詩敘事的方式，這些詩句除散見於《臺灣日日新報》，後並於1933年集結成《澎湖遊草》。

從他的筆下，可見代表凶險的蛟龍以及代表日本意向的浦島龍宮。如在「三月初四舟抵澎湖」一詩中，他描述了自滬尾進發澎湖航行間的情況，他云：

昨駕餘皇度重溟，夜煙溼帶魚氣腥；有時一葉仍簸盪，艙底頻歎夢易

⁴⁷ 黃美娥，〈久保天隨與臺灣漢詩壇〉，《臺灣學研究》(2009年6月，7)頁16。

⁴⁸ 陳速換，〈久保天隨及其「澎湖遊草」〉，《碇石古石》(2003年6月，30)頁99-100。

⁴⁹ 〈馬公〉，《台南新報》，1932年3月10日，6版。

醒。

凌晨喜見漾澄碧，四顧絕無浪花白；曙色生自扶桑東，一身幸脫蛟龍宅。

滬尾北隔逾十更，出險心與遠水平；白鳥翻飛亦得意，天教茲游冠平生。

須臾日出紅爛爛，地脈聯互延作岸；寒光裂背雪華晶，萬仞玉山聳天半。

青螺六六落銀盤，竹灣花嶼取次看；舵樓浩嘯移時久，浦口春煥疊微瀾。

仙島本與塵世遠，幾人來此憺忘返；吏役邀客足罄歡，海山呈媚風日穩。

敢謂老去吾道窮，到底勝游要有終；金碧輝映鐘鼓寂，潛心默禱天后宮。(久保天隨1)

船隻渡過澎湖水道時，不免海怒浪捲，船隻宛如一葉扁舟在黑暗的大潮內飄盪，詩人也因顛簸而難以入睡，並有恐難脫蛟龍宅之感。但早上醒來，澄碧海面風平浪靜，他因而生出幸脫海底龍宮之感，而搭配上「曙色生自扶桑東」，隱約點出來自日本之東的陽光所帶給他的安心感。在抵達後，陸續於澎湖各古蹟名勝訪遊，每至一處，即留下相映的詩句。其中一日他前往望安，回程時又遭逢巨浪，讓我不禁吟道：「弱水重環羣嶼堆，銀濤百尺劇崔嵬，海天忽濛晚雲黑，舟自蛟宮深處回」(久保天隨6)。澎湖周邊的波濤，著實讓詩人深感海底的蛟龍宅，絕非祥和的龍宮。

在其他景點觀訪時，日本龍宮意向仍隱蘊於其詩中，如〈次尾崎古村韻〉中訴說：「澎湖直與海相通，壯志由來慣趁風，極目鯨濤連鹿耳，漫天蜃氣悶雞籠，一身豈出浮漚外，萬象都歸落照中，運際文明變今古，絕無鬼市繞龍宮」(久保天隨3)。認為在殖民統治下，澎湖邁向文明，故無唐代施肩吾所稱的「腥臊海邊多鬼市」環繞龍宮城。這種進步觀點，也可見其賞遊完法國海軍中將孤拔(Courbet)墓址後，作詩稱「絕海遠征偏苦辛，胸中韜略不輸人，天低虎井風雲惡，城接龍宮旗幟新。既有鯨鯢來助戰，却因瘴癘遽捐身，于今遺恨滄波闊，手撫殘碑淚溼巾。」(久保天隨6)。同為入侵者，久保天隨對於當年法軍之舉似頗為贊同，認為孤

拔頗具胸中韜略，故可使馬公城易換旗幟，此處並又將龍宮與虎井對仗並論，以之稱呼馬公城。

《澎湖遊草》中提及龍宮之事有限，卻也未曾完全忽略龍宮意向。在著作中，媽宮一詞出現四次、龍宮為兩次，馬公則僅有一次，多少反映出龍宮傳說係屬點綴宣傳的意味，而未能完全取代媽宮舊有的稱呼及該地實為漢人生活之地。

(二)旅行宣傳與遊記

總督府、澎湖地方政府，與觀光業者，皆希望日本人士可以多多前來臺澎觀光，除宣傳殖民統治成效，並促進消費。故致力透過浦島太郎傳奇，搭配澎湖位於海洋當中及加上近年仍持續討論不斷的海底奇景——「虎井沈城」，以作為宣傳賣點。⁵⁰

在當時的島上，亦出現以浦島太郎相關故事為名的商店，如乙姬樓、浦島和洋食堂等。⁵¹乙姬料亭係由廣島人寺地京次郎所經營，他於明治三十二(1899)年開始經營旅宿業明治館，後於大正八(1919)年改建為乙姬料亭。⁵²該料亭被譽為當時馬公最佳的料亭之一，常用以接待重要貴賓，久保天隨一行來澎巡歷時亦曾在此饗宴。⁵³浦島和洋料理(浦島カフェ)則是日本愛知縣人有田常太郎開設，他於昭和元(1926)年來澎，初經營便當飲食店，昭和五(1930)年改為經營咖啡式餐館「浦島」。⁵⁴兩者可謂皆想以龍宮相關名稱，吸引遊客目光。

而早在1900年十一月，已有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的語學部三年級及師範部二年級的師生跨海前來進行校外教學。一行人赴當快抵達、見到的

⁵⁰ 大阪商船株式會社編，《澎湖の旅》(高雄：濱田，1928)。〈龍宮〉，《臺灣日日新報》，1914年5月14日，54版。〈今浦島を待つ高雄近海の漁業近況を内地漁業家へ〉，《臺灣日日新報》，1924年6月22日，6版。

⁵¹ 武澤賢太郎，《臺灣旅行案内》，頁113。

⁵² 岩崎潔治編輯，《臺灣實業家名鑑》(臺北：臺灣雜誌社，1912)頁632。

⁵³ 〈鈴木大將招待 晚餐會〉，《臺灣日日新報》，1929年10月14日，5版。〈馬公車實研究會忘年會〉，《臺灣日日新報》，1929年12月24日，2版，夕刊。〈馬公〉，《台南新報》，1932年3月10日，6版。

⁵⁴ 井原伊三太郎，《澎湖島大觀》，無頁碼。

紅色馬公城聳立在海岸邊時，他們即不禁聯想到龍宮繪卷。⁵⁵一行師生皆是日本人，浦島太郎的故事對他們自不陌生，在異鄉可見到與之相關的建築，更應讓此行增添許多趣味。而在1919年，曾任職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後任臺北師範學校教諭的小穴武次前赴澎湖。在抵達前，他自承想像的澎湖是大洋中的荒島，但也懷抱著如同浦島太郎搭乘大龜準備前往龍宮的心情。當他航抵澎湖時，第一個讓他訝異的莫過於就是聳立在海岸邊的馬公城。他在清晨三點進入媽宮港，經過一段時間補眠後，醒來時天空正逐漸清亮，思緒也自悠悠深夜中轉醒。外出睜眼一看，在海岸旁宛如龍宮入口的馬公城門樓便浴著陽光而出現，完全就是他熟悉的浦島太郎故事中龍宮的樣貌，伴隨著日出東方，讓他深感此行實在朝陽與龍宮城的歡迎下展開，甚為欣喜。⁵⁶

1934年七月，分別來自關西學院專門部的入江毅、及慶應義塾大學經濟部學院的多木英勝兩位年輕學子抵臺遊歷。在西部遊歷後，兩人在七月二十七日從高雄港搭乘壹岐丸出航，前往澎湖。搭舟越洋對他們兩位並不陌生，但前往澎湖的心情卻是有點不同的，因為看著周遭無垠的大海，他們宛如浦島太郎要去龍宮，而半徑二十五哩的圓內的小船在黑暗大海中，則如龍宮公主使者的船隻。故他們懷著興奮忐忑的心情，準備成為傳說世界中的人。⁵⁷

在見到當時日本最西的島嶼——花嶼後沒多久，在船的右舷側，他們心中的夢之島、傳說之島——澎湖島出現在水平線上。下船後，由於只有短暫的停留，入江毅及多木英勝搭上大阪商船公司準備的車子，參訪了文石書院、澎湖神社、水道、千人塚、重砲兵隊、觀音廟(觀音亭)、教會等處，然後到碼頭附近的料理店用餐。接著在七點左右到澎湖要塞司令官松村修己少將家裡訪問，緊接著搭九點的壹岐丸離開(多木英勝、入江毅113-116。)壹岐丸從碼頭出發時，兩三聲氣笛在夜空中響徹，他們就坐在甲板的藤椅，凝視著逐漸消逝的馬公街上些許燈光。在兩位的眼中，澎湖島是有著浦島太郎受到公主恩寵的龍宮城之輝煌物語，現在雖

⁵⁵ 片岡欽次，〈旅行日記〉，頁25。

⁵⁶ 小穴武次，〈澎湖みやげ〉《學友》(1919年8月，1:8)頁4-5。

⁵⁷ 多木英勝、入江毅，《臺灣を綴る》(別府：多木英勝，1935)頁112-113。

略顯荒廢，但臺灣近世史上有著華麗舞台的澎湖島，未來仍將傾注全部精力，永久的守護日本帝國（多木英勝、入江毅116-117）。在他們的心目中，澎湖擁有了帝國要塞與龍宮傳說雙重身份，也在這樣的心情下，結束了短暫龍宮之行。

（三）回憶

而龍宮的記憶亦滲透進當地的日人生活記憶中。1934（昭和九）年出生於澎湖的日人西川伍，在澎湖度過他的童年，並在此就讀小學，直到戰爭結束後方返回日本。

他童年時住在測天島的海軍基地旁，然後通勤到馬公街上就學或遊玩。童年的回憶中，成為他一生回憶難忘的一部份，也混和著澎湖與龍宮的想像。如在某個一月時節，他在測天島碼頭上。從哨崗到候船室間，有一道防風的混凝土高牆，牆上留有幾處可用以探望的地方。候船時探望外面的岸壁下，可看到形形色色的熱帶魚正吃著附著於岸壁的海草，對西川伍來說，這些魚都宛如浦島太郎到龍宮時所看到繽紛游魚。⁵⁸而觀音亭前正是馬公灣，有時和同學前往觀音亭玩，岩盤恰好因退潮而顯露，故大家赤腳走到水邊看看，隨興向前走，走到水面及膝的地方。又再往前走去卻突然海底下降，成為深的地方，潮流很急，海浪又發出聲響不斷漲上來，不知是誰說了：有危險，還是回去吧！於是退回岸邊。他不禁想到，浦島太郎的故事是從此地起程，到龍宮城去的傳說，從此地坐上龜背或真的可以到龍宮城吧！最後他就抱著這樣的想像，返回家中。⁵⁹在為海所環繞的澎湖，龍宮讓西川伍有了不少想像，直至年邁仍是難以忘懷。

（四）波紋影響力的侷限

雖大量的書刊報導及宣傳刊物都援用龍宮傳說，但此創說並非無遠弗屆，如在部分高層官員的自身紀錄中，以及漢人的筆下，就難以見到

⁵⁸ 西川伍著，黃有興譯，〈波瀾起伏的昭和史：懷念的澎湖島（中）〉，《碇石古石》（2005年12月，41）頁35-36。

⁵⁹ 西川伍41。

龍宮論述的波紋所產生的影響。

田健治郎總督目睹馬公城後，作了如下的描述：「廳在媽宮城內舊清朝廳衙門，其規模雖不大，有壯嚴可觀者，而面海一部之外，城壁、城門等依然嚴存。」⁶⁰ 僅就外觀進行描述，並認為城壁、城門係有壯嚴可觀者，然全無杉山靖憲的龍宮奇想。

當時前往澎湖遊歷的臺灣人中，如林獻堂，他在1933年十月三日自高雄發航前往澎湖，兩天後離島。根據林獻堂的日記，再歷經一路暈眩後，船隻在下午四時餘逐漸接近澎湖，他遠望澎湖島「如經大火之後，毫無青蒼可愛之色，亦無高山，所見皆是沙崙而已。」⁶¹

而在島上參訪的三天當中，他遊歷了眾多勝蹟，也在登岸時見過馬公城，但他完全沒有提到龍宮，更遑論浦島太郎。⁶²

而白沙鄉文人許君山（1895-1954），在昭和十六（1941）年自高雄返鄉探親時，船過虎井海域，風浪正湧，他作詩述景：「澄淵虎井浪如雷，似問詩人梓里回。風捲狂濤洋服濕，龍王為我洗塵埃。」⁶³ 虎井與馬公島間的海域是往來澎湖的必經航道之一，許君山渡航時正值風捲狂濤，浪花濺濕他準備榮錦返鄉的洋服，宛如居於虎井沈城內的龍王為他洗塵埃，顯然並不是很友善，更無浪漫的龍宮之感，與久保天隨渡航所感頗為類似。

1923年出生，有長期航船經驗的花宅曾文致先生，談到他記憶中與浦島太郎有關的傳說時，有如下的表示：

龜壁救人是傳說的，日本書《うらしま太郎》就是那種，說是去海邊玩，有一隻海龜子在趕，壞孩子就去損、去掀、去吵，他就用錢向孩子買，小孩去買糖，他就幫牠掀起，讓牠趕下海。過一兩年去海邊，

⁶⁰ 吳文星等主編，《臺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上冊，頁311。

⁶¹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六）》（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頁382。

⁶² 詳見許雪姬，〈「灌園先生日記」中的澎湖遊記〉，《碇石古石》（1998年3月，10）頁34-50。

⁶³ 許君山，〈船入虎井〉，《詩報》（1941年2月，242）頁7。

那隻海龜來，跟他點頭，他潦水下去，到牠身邊定定，他就坐下去。浮水面載去外海，入海龍宮(笑)，現在沒了，無影無跡，是傳說的。(張詠捷85-86)

過往澎湖及臺灣西南部沿海的居民，多稱海龜為「龜壁」。⁶⁴ 曾文致九歲開始到網安公學校就讀，十五歲畢業後，隔年開始到帆船上作雜務。他對於這則烏龜救人(其實應該是烏龜為人所救)傳說的由來其實相當清楚，指出係與日本浦島太郎(うらしま太郎)有關。而他雖也提到了龍宮，卻未與馬公城進行連結。

對於日籍地方官員、旅客、文人及孩童，因浦島太郎傳說甚為知名，在澎湖投下這個傳說後所產生的影響波紋，產生了大小不一的影響。然在高層日籍官員，以及漢人間所引發的波紋，似乎是無聲無息。即便在日治時期曾受教育，也明白傳說僅為傳說，祥和的龍宮實與漢人的澎湖無涉，反而是驚濤怒浪下的龍王對於生活影響較深。

代結論：龍宮餘韻

浦島太郎的故事，訴說一位漁夫，因在海邊拯救了海龜，而受邀至海底龍宮一遊，在經歷了龍宮三年的生活返回陸地時，卻已是數百年後的傳說。由於故事甚富想像空間與趣味哲理，故在日本普為人知。澎湖陸地上的馬公城，甚至位於海底的虎井沈城，搭配上環海的景致，給予日人與浦島太郎連結的操作空間，成為介紹、推銷澎湖的美麗意境，甚至用以「創造」澎湖歷史，進而與日本古代傳說相互連結。澎湖長期被設定為海軍要塞，但若僅以軍事要港來作為論述，顯無法吸引觀光客前來以觀日人統治的成績。故官方與旅遊業者自欲將澎湖意向重新包裝，吸引旅人至此一遊並觀殖民治績，以帶動澎湖消費。

在十九世紀末，已可見浦島太郎的形象為人所呈現於澎湖。而磚紅色的馬公城之城壁與門樓聳立在港灣岸邊，更給予人異域城池的錯覺。故除日治前期反覆的報導，後杉山靖憲將澎湖與浦島太郎傳說緊緊纏繞，

⁶⁴ 黃叔璥，《臺海使槎錄》，頁439。

正式建構兩者間的關連，引發眾多書籍援用，而旅遊文宣亦多以馬公城印證日本繪卷中的龍宮，紛紛打出「往龍宮一遊」的口號來吸引遊客。日籍詩人久保天隨的漢詩中，則引借龍宮意向來代稱馬公城。在一些博覽會及風景戳印中，也將龍宮援用作為澎湖的符號與地標。

古代的地景隨著時間流動，而被賦予不同的詮釋，顯示地方的意義可能成為政治爭執的一部份。⁶⁵ 種種運作，可觀察出日人對於將原屬漢人港市的澎湖，逐漸透過龍宮傳說而賦予新意向，將原屬中國式的古蹟與地景上，藉由新的論述搭配上具有官方性質的旅遊出版品，以在舊有地景嵌入新意義，試圖帶給澎湖一個與過往看似雷同，卻又源自於不同脈絡的文化意向。透過重寫過去，來創造國族空間。記憶、想像與認同間，眾多的論述，為澎湖的旅遊帶來話題，讓旅人前赴澎湖時，有著宛如前往龍宮之感，並讓居住在澎湖的日籍孩童留下澎湖龍宮的記憶。

這樣的龍宮記憶創造，是否隨著政權的轉換而消逝？1951年七月十七日，由馬公數家商店集資興建的戰後澎湖第一家電影院開幕，便名為「龍宮電影院」。⁶⁶ 戲院旁並有「龍宮特產行」。在西嶼的大義宮，則有「地下龍宮」，放殖魚、蟹、龜等，供民眾參觀。但前述的龍宮，是日本式的浦島太郎龍宮，或是中國文化下的東海龍宮，仍待討論。當然，戲院這種充滿想像與歡樂的空間，多少可以視為一個奇幻的龍宮，而龍宮內物產豐富，做為特產行的名稱也可凸顯其特色。另根據學者賴福順整理臺灣被發現的一百五十一種說法中，與日本人有關者包含「臺灣發現西元前2,000龍宮說」、「臺灣發現西元前1,700龍宮說」、「臺灣發現龍宮說」，這三個皆是來自澎湖，多少可看出龍宮說所延續的影響力。⁶⁷

現今走訪澎湖，日人的記憶及創造的想像，少見當地民眾加以轉化運用，菊島上的褒歌、民間傳說裡亦無類似故事，顯示此說未能深入民間生活當中。在戰後另一股文化勢力下，地景意向重新再被定義，如民

⁶⁵ Mike Crang, *Cultural geography*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39.

⁶⁶ 〈澎湖龍宮戲院舉行落成典禮〉，《臺灣民聲日報》，1951年7月24日，5版。戲院舊址現則為電子遊戲場。

⁶⁷ 賴福順，〈台灣發現151個說法之商榷(一)〉，《碯砧石》(2008年12月，53)頁47。

國六十一(1972)年由澎湖縣長蔣祖武所立的「重修順承門記」，就描述城門：「是門濱海負廓，登臨遠眺，氣象萬千。」⁶⁸ 不再論及龍宮等事。但美麗的想像仍是值得運作的賣點，如有旅遊網站打出：「海龍王建立一系列美麗皇宮於各個海域，希臘、夏威夷、帛琉，當然，澎湖也是」，⁶⁹以吸引遊客，若是重新添繪龍宮傳說，或許在日後國際旅遊宣傳上，將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引用書目

中文書目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

《臺南新報》

《臺灣日日新報》

《臺灣民聲日報》

《聯合報》

〈浦島と乙姫の愛の殿堂龍宮は何處？〉。《臺灣藥學會誌》1929年1月。38。78-79。

大阪商船株式會社編。《澎湖の旅》。高雄：濱田，1928。

大園市藏。《科學と人物》。臺北：日本殖民地批判社，1930。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遼寧省檔案館編。《中國明朝檔案總匯》第三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帝起居注》。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

尹士俚。《臺灣志略》。1738。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5。

井田麟鹿著。林有忠譯。〈澎湖風土記(上)〉。《碇碇石》。2005.9。40。

⁶⁸ 「重修順承門記」，民國 61 年正月，立於順承門通道左壁。

⁶⁹ 「澎湖 - 活力玩耍 - 龍宮俯視 - LaTour 網際網路的真實旅遊」。網址：<http://www.latour.com.tw/cgi/view/PHACT.asp?irfnbr=108>

67-85。

井原伊三太郎。《澎湖島大觀》。馬公：同著者，1932。

六十七。《使署閒情》。1746。臺文叢122種，1961。

片岡欽次。〈旅行日記〉。《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校友會雜誌》。1901。7。23-44。

加藤駿。《常夏之臺灣》。臺北：常夏之臺灣社，1928。

朱仕玠。《小琉球漫誌》1765。臺文叢3種，1957。

朱景英。《海東札記》。1733。臺文叢19種，1958。

西川伍著，黃有興譯。〈波瀾起伏的昭和史：懷念的澎湖島(中)〉。《碇碇石》。2005.12。41。24-48。

何培夫主編。《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澎湖縣篇》。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1993。

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臺文叢121種。1962；1764原刊。

余光弘。《媽宮的寺廟：馬公市鎮發展與民間宗教變遷之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88。

吳文星等主編。《臺灣總督田健治郎日記》上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1。

呂紹理。《展示臺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臺北：麥田，2011，二版。

李嘉瑜。〈旅行、獵奇與懷古—久保天隨漢詩中的澎湖書寫〉。《成大中文學報》2007.10。18。117-142。

杜臻。《粵閩巡視紀略》。收於國立故宮博物院藏，臺灣商務印書館編輯。《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460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杉山靖憲著，林有忠譯。〈澎湖古今事(一)〉。《碇碇石》。2007.6。47。78-87。

杉山靖憲編著。《臺灣名勝舊蹟誌》。臺北：臺灣總督府，1916。

杉山靖憲。《澎湖を古今に涉りて》。高雄：澎湖三十周年招魂大祭奉贊會，1926，再版。

周于仁、胡格纂輯。《澎湖志略》，收於臺銀編，《澎湖臺灣紀略》。臺文叢104種，1961。

- 岩崎潔治編輯。《臺灣實業家名鑑》。臺北：臺灣雜誌社，1912。
- 幸田春義、大曾根順一編輯。《カメラから見た臺灣》。臺北：南國圖書書刊行會，1929。
- 林豪。《澎湖廳志》。1894。臺文叢164種，1963。
- 武田貞義。《臺灣(改訂版)》。臺北：新高堂，1928。
- 武澤實太郎。《臺灣旅行案内》。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38。
- 金高佐平。《觀光の臺灣》。臺北：合資會社臺北活版社，1937。
- 胡巨川。〈日治時期澎湖行政首長名錄〉。《碇碇石》。2006.6。43。51-75。
- 胡建偉。《澎湖紀略》。1771。臺文叢109種，1961。
- 宮地硬介。《臺灣吾見たり》。臺北：新高堂，1931。
- 宮地硬介。《臺灣名所案内(郵便名勝スタンプ付)》。臺北：宮地硬介，1935。
- 高拱乾。《臺灣府志》。1696。臺文叢96種，1960；1696原刊。
- 張詠捷。《船家寶：澎湖耆老海洋口述史》。馬公：澎湖縣政府文化局，2010。
- 曹永和。《早期臺灣歷史研究》。臺北：聯經，1979。
- 許雪姬。〈「灌園先生日記」中的澎湖遊記〉。《碇碇石》。1998.3。10。34-50。
- 連橫。《臺灣通史》。1920。臺文叢128種，1962。
- 陳速換。〈久保天隨及其「澎湖遊草」〉。《碇碇石》30(2003.6)：67-114。
- 黃叔瓚。《臺海使槎錄》。1722。臺文叢4種，1957。
- 臺銀編。《明季荷蘭人侵據澎湖殘檔》。臺文叢154種，1962。
- 臺銀編。《明經世文編選錄》。臺文叢289種，1971。
- 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鐵道部。《臺灣觀光の栞》。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39。
- 劉敏耀。《澎湖的風水》。馬公：澎湖縣立文化中心，1998。
- 澎湖廳。《澎湖事情(昭和七年)》。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32。
- 澎湖廳。《澎湖事情(昭和四年)》。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29。
- 蔣鏞。《澎湖續編》。1832。臺文叢115種，1961。

- 蔡承豪。〈戰前澎湖花生的多元運用〉。《狂風烈焰下的澎湖生活：澎湖研究第八屆學術研討會論文輯》。王國裕編輯。馬公：澎湖縣政府文化局，2009。
- 鄭紹裘。《懷古述舊話澎湖》。馬公：澎湖縣文化局，2007，再版。
- 賴福順著。〈臺灣發現151個說法之商榷(一)〉。《碇碇石》。2008.12。53。36-47。

日文書目

- 小穴武次。〈澎湖みやげ〉《學友》1：8(1919.8)：4-6。
- 山本昌彦。《躍進臺灣の現勢》。東京：改造日本社，1935。
- 久保天隨。《澎湖遊草》。出版地不詳：久保天隨，1933。
- 井田麟鹿。《澎湖風土記》。東京：同著者，1911。
- 井田麟鹿著。林有忠譯。〈澎湖風土記(上)〉。《碇碇石》。2005.9。40。67-85。
- 井原伊三太郎。《澎湖島大觀》。馬公：同著者，1932。
- 片岡欽次。〈旅行日記〉。《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校友會雜誌》。1901。7。23-44。
- 多木英勝、入江毅。《臺灣を綴る》。別府：多木英勝，1935。
- 森林太郎等著。《日本お伽集：神話・伝説・童話》。東京：平凡社，1972。

英文書目

- Bell, Simon. *Landscape: Pattern, Perception and Process*. London: E & FN Spon, 1999.
- Crang, Mike. *Cultural Geography*.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 Head, Lesley. *Cultural Landscapes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 London: Arnold, 2000.
- Turner, Tom. *City as Landscape: a Post-postmodern View of Design and Planning*. London: E & FN Spon, 1996.

目次

序言.....	王儀君	ix
十九世紀前期在倫敦和聖赫勒那島生活的華人.....	游博清	001
三靈眷屬：劉裕西征的神、聖地景書寫與解讀.....	劉苑如	029
論陸游詩的泛海書寫.....	顏智英	071
遊記與小說：以鄒弢的遊記翻譯與小說創作.....	唐宏峰	095
淺水灣：海濱、海浴與香港殖民地的空間政治.....	潘淑華	115
拼貼「馬來西亞」：馬華現代詩中地景的想像與建構.....	辛金順	143
他方闖境的生態文化翻譯：《海中鬼影》及《鯨之子民》的 「文學第三空間」.....	邱子修	167
漫步於追憶與想像之間：司馬遼太郎探索歷史之旅的 《台灣紀行》.....	李易璉	193
郇城(Zion)與東京：李春生《東遊六十四日隨筆》的 「日本」書寫.....	楊雅惠	215
想像龍宮：日治時期澎湖海洋意向的建構.....	蔡承豪	243
空間景物與愛欲樣貌的相互形塑：蔣勳《欲愛書》的 地景描寫、飄浪想像與同志愛欲.....	張志維	273
「我要回家」與「回到他鄉」：後離散在台馬華文學.....	張錦忠	293
中文摘要.....		305
編者簡介.....		313
作者簡介.....		315

人文社會研究叢書

旅遊文學與地景書寫

發行人 王儀君

主編 劉石吉、張錦忠、王儀君、楊雅惠、陳美淑

編輯助理 葉力嘉

出版者 國立中山大學人文研究中心

國立中山大學文學院

封面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提供

館藏號：2002.006.0011，名稱：亞洲地圖(A new map of

present Asia dedicated to his highness William Duke of Gloucester)

地址 80424高雄市鼓山區蓮海路70號

電話 (07)5252000轉3241

傳真 (07)5250818

網址 <http://humanitiescenter.nsysu.edu.tw/>

發行日期 中華民國一〇二年七月十八日

定價 新台幣300元

展售處 國家書店

臺北市松江路209號1樓 / (02)2518-0207

五南文化廣場

臺中市中山路6號(04)2226-0330#20

高雄復文書局

高雄市蓮海路70號(07)525-0930

版次 初版

印刷 正友印刷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本和街19號

GPN 1010201031 • ISBN 978-986-03-6958-8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